

# 问询函监管会导致审计师变更吗？

——基于沪深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研究

沈萍,景瑞

(兰州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5—2019年数据,从第三方服务提供者——审计师的角度探讨问询函监管机制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公司收到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后更易发生审计师变更。进一步从审计供给方与审计需求方两个角度对审计师变更进行深层次分析,发现年报问询函监管机制更易导致公司辞退不具备行业专长的审计师,风险较大的公司收函后更可能发生审计师变更。最后对年报问询函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年报问询函包含的问题数量多以及年报问询函会需要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核查意见,审计师变更的可能性更高。结论丰富了问询函的经济后果分析,也为审计师和客户关系重构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年报问询函;审计师变更;审计师行业专长;财务风险;审计意见;监管机制;审定价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3114(2021)01-0017-09

## 一、引言

自上交所和深交所分别于2013年和2014年运行信息披露直通车业务以来,上市公司作为信息披露方的主体地位逐渐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和认可。此项业务开通后,不经过交易所审核的上市公司公告可以直接提供给指定披露媒体,由交易所进行事后监督。在这种“放松管制,加强监管”的制度革新背景下,作为信息披露一线监管机构的证监会推出事中事后监管新机制,其中问询函制度发挥的监管作用尤为引人注目。

交易所问询监管主要针对公司财务报告、并购重组、关联交易、业绩地雷等可能引发公司重大风险的异常点向上市公司发放相关问询函,并要求公司在指定时间内进行回复,部分问询函还特别强调需要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发表意见。学者们的研究表明,问询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内部人和外部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sup>[1-3]</sup>,不仅可以甄别出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以及税收规避行为<sup>[4-7]</sup>,而且对于公司存在的股价崩盘风险、大股东“掏空”风险能起到一定的治理效应<sup>[8-10]</sup>。而作为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审计师对于交易所发布的年报问询函尤为敏感,年报问询函被视为一种风险信号,从而影响其决策行为。对于收到问询函的上市公司,审计师会更多地选择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和发表持续经营审计意见<sup>[11-12]</sup>,也会将交易所问询函视为一种风险信号,采取增加审计程序、扩大审计范围或者直接收取更高的风险溢价的方式进行成本补偿<sup>[13-14]</sup>,从而导致审计收费增加<sup>[15-16]</sup>,且问询函对审计收费的提升作用有锚定效应,即审计师在接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时,会将上市公司上期是否收到问询函作为审计定价的考虑因素之一<sup>[1]</sup>。陶雄华、曹松威利用中介效应检验问询函对审计质量的影响途径,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三位一体”年报监管联动工作机制之一的交易所下发的问询函对审计师的监管作用比其降低被问询公司与市场其他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发挥的信息传播效应更强<sup>[17]</sup>。但在此过程中,存在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是,财务报告经过审计师核查之后才进行公开披露,但是在证券交易所“全面体检”过程中,依然存在隐藏的风险,那么在这种审计期望

**[收稿日期]**2020-10-21

**[基金项目]**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8JR3RA215);兰州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项目(201801;201802)

**[作者简介]**沈萍(1964—),女,湖北黄陂人,兰州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理财;景瑞(1993—),女,甘肃武威人,兰州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邮箱:756032477@qq.com。

差距下上市公司会不会对审计师的职业水平产生怀疑并解聘审计师?二是,年报问询函暴露的公司潜在风险属于审计师接受业务委托之后的增量风险,违背了审计师初始风险偏好,如果需要增加的审计投入大于审计收入,审计师会不会采取从此类高风险客户处退出的策略?

现有关于问询函对审计师变更影响的研究不多,仅见一篇文献:彭雯等从审计师决策视角出发,研究证实了问询函通过对审计师的影响发挥积极作用,结果表明收到问询函的上市公司更易发生审计师变更,且这种变更行为多以审计师辞聘为主,变更方向为被问询公司审计师从大事务所变更为小事务所<sup>[12]</sup>。但该文并没有将审计师与公司两方面结合起来研究审计师与客户关系的重构。基于此,本文将选取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年报问询函对审计师变更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审计师行业专长、公司财务风险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以往关于问询函与审计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问询函对审计收费以及审计质量的影响<sup>[12,15-16]</sup>,而本文将从审计师变更的角度进一步丰富问询函经济后果的研究。(2)本文首次从审计师行业专长的角度研究审计师变更与问询函两者之间的关系。(3)在研究问询函对审计师变更的影响时,本文首次从审计需求方和审计供给方两个角度分别引入公司财务风险以及审计师行业专长两个调节变量。

##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关于问询函与审计师变更的关系,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对于作为审计需求方的公司而言,其一旦收到问询函,意味着公司信息披露不充分或者某些方面触犯了相关规章制度,不仅会对公司声誉造成影响,而且投资者也会怀疑公司经营业绩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从而使得市场对于公司收到的问询函呈现负面反应<sup>[18-19]</sup>。而审计师作为财务报告的“鉴定师”,其应该利用自己丰富的专业技能对公司披露的财务报告会计信息进行充分的审核和校正。但若审计师核查之后的财务报告在经过证券交易所“全面体检”后依然存在披露不全、不正确抑或是可能引发公司潜在风险的问题,则上市公司会对其聘任的审计师专业技能产生怀疑,因此为了修复公司声誉以及后续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可能选择在下一年度更换审计师,向外界表明其要提高年度财务报告披露质量的决心。第二,对于审计供给方的审计师而言,为了避免审计失败带来的声誉损失以及处罚成本,其一方面对于收到问询函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审查格外谨慎,更可能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进一步引发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质疑,另一方面,当公司风险较高时,审计师会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更加勤勉尽责地提供审计服务,并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作为风险溢价补偿。但是如果在审计成本以及审计费用的权衡比较过程中,声誉成本、处罚成本、审计成本等大于公司支付给审计师的相关费用,审计师也会选择从此高风险客户处退出的策略<sup>[20]</sup>。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sub>1</sub>: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收到年报问询函的上市公司更容易发生审计师变更。

对于审计需求方而言,上市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可能会更换审计师,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公司解聘审计师的可能性会提高?尽管审计师主要责任是为公司年度财务报告“保驾护航”,但审计师们专业化程度的不同会导致审计师提供审计质量存在差异。一般认为,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意味着具有更高的专业技能,更容易发现公司披露年报中潜在的风险,其提供的审计服务质量更高<sup>[21]</sup>。经过审计师审核之后才进行披露的年报在证券交易所事后监管过程中依然存在不规范运作以及披露信息错误的问题,这也暴露出上市公司选聘的审计师专业技能有所欠缺,上市公司在下一年度会出于得到更高的审计质量和挽回公司声誉的期望而选择更换审计师<sup>[22]</sup>。对于拥有更高行业专长审计师的上市公司而言,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运用自身较高的专业技能能够更有效地审核和监督公司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年报的准确性,因而更不易发生审计师变更行为。因此,本文从公司解聘审计师角度看,提出第二个假设:

H<sub>2</sub>:不具有更高行业专长的审计师的公司在收到年报问询函后更容易发生审计师变更行为。

对于审计供给方面而言,在什么情况下审计师会选择采取从被审计单位退出的手段来应对问询函带来的风险? 现有研究表明,在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客户财务风险的提高是审计师发生变更的影响因素之一<sup>[23]</sup>。对于收到问询函的上市公司,审计师会对公司的各项业务进行更加谨慎的审查和鉴定。一方面,若公司风险太大,审计师为了规避后续审计失败带来的一系列不利后果,可能会作出退出此等高风险客户业务的决策<sup>[24]</sup>。因此,本文认为财务风险较大的上市公司收到证券交易所的年报问询函后,更易发生审计师变更。另一方面,财务风险较大的公司本身就是审计师重点关注的对象,证券交易所问询函机制揭露的公司经营活动中潜在的风险,属于审计师接收到的新的风险信息,对审计师初始风险偏好造成一定的冲击,审计师在风险与成本权衡的过程中,更易放弃本身财务风险较大且后续收到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上市公司。基于此,本文从审计师主动辞聘角度看,提出第三个假设:

H<sub>3</sub>: 财务风险较大的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后更易发生审计师变更行为。

### 三、研究设计

####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深交所和上交所分别于 2015—2016 年在官网披露公司收函以及回函公告,且证券交易所是在公司披露年报之后进行发函问询,因此本文年报问询函数据样本为 2015—2019 年,相应的财务数据为 2014—2018 年,时间上的滞后性也保证了本文模型中不存在严重的互为因果关系。本文最终以剔除金融行业、ST 和 \*ST 公司以及财务数据缺失的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共计 14500 个样本观测值。年报问询函数据通过交易所官网手工收集获得,并通过巨潮资讯网进行补充,其他财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为避免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 的 Winsorize 处理,并剔除了个别极端值。

#### (二) 主要变量定义

1. 审计师变更(*Change*): 本文首先在国泰安数据库搜集到样本期间的审计师信息,然后比较前后年度审计师变更情况,在此基础上剔除因合并、分立、更名等原因而发生审计师更换的数据。若上市公司当年发生审计师变更,则 *Change* 取值为 1, 否则为 0。

2. 年报问询函(*Cl*): 解释变量为公司当年是否收到年报问询函(*Cl*)。因为审计师对公司年报质量影响更为直接,所以本文主要选取问询函中的年报问询函。如果公司在本年度收到年报问询函,则 *Cl* 取值为 1, 否则为 0。

3. 审计师行业专长(*Msa*): 参照已有研究<sup>[22]</sup>, 本文采用以客户总资产为基础的行业组合份额法计算审计师行业专长,并且以 10% 为标准设置虚拟变量。若 *Msa* 大于等于 10%, 则取值为 1, 否则为 0。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Msa_{i,k} = \frac{\sum_{j=1}^J \sqrt{Asset_{ijk}}}{\sum_{i=1}^I \sum_{j=1}^J \sqrt{Asset_{ijk}}} \quad (1)$$

其中,*Msa<sub>i,k</sub>* 表示某年度会计师事务所*i*在行业*k*的行业组合市场份额,分子表示某年度会计师事务所*i*在行业*k*中所审计单位的资产总额的平方根总额,分母为某年度行业*K*中所有公司总资产的平方根之和,行业以 2012 年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进行分类。

4. 公司财务风险(*Z\_score*): 本文使用 Altman 的破产风险指数衡量公司的财务风险<sup>[23]</sup>, 若 *Z\_score* 小于年度行业中位数则为高客户风险组,取值为 1, 其他样本为低客户风险组,取值为 0。

5. 控制变量: 参照以往研究<sup>[5-10]</sup>, 本文选取公司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资产收益率(*Roa*)、成长性(*Growth*)、公司年龄(*Age*)、两职合一(*Dual*)、股权制衡度(*Share*)、独立董事比例(*Inde*)、机构持股比例(*Ins*)、审计意见(*Opi*)、审计费用(*Lnfee*) 作为控制变量,并控制了行业和年度效应。具体变量定义如表 1 所示。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审计师变更	<i>Change</i>	若上市公司当年存在审计师变更则取值为 1, 否则为 0
年报问询函	<i>Cl</i>	若上市公司上年收到年报问询函则取值为 1, 则为 0
审计师行业专长	<i>Msa</i>	采用事务所行业市场份额计算, 具体见上文
公司财务风险	<i>Z_score</i>	采用破产风险指数度量, 具体见上文
公司规模	<i>Size</i>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财务杠杆	<i>Lev</i>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资产收益率	<i>Roa</i>	净利润/总资产
成长性	<i>Growth</i>	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
公司年龄	<i>Age</i>	公司上市年限
两职合一	<i>Dual</i>	若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为同一人取值为 1, 否则为 0
股权制衡度	<i>Share</i>	第二大股东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
独立董事比例	<i>Inde</i>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人数
机构持股比例	<i>Ins</i>	机构投资者持股/总股数
审计意见	<i>Opi</i>	若公司上年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时取 1, 否则取 0
审计费用	<i>Lnfee</i>	公司上年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
行业控制变量	<i>Ind</i>	按照 2012 年证监会 CSRC 行业分类标准划分
年度控制变量	<i>Year</i>	共五年, 设置 4 个年份虚拟变量

### (三) 回归模型设计

为检验年报问询函对审计师变更的影响, 本文构建模型(2):

$$Change = \alpha_0 + \alpha_1 Cl + \alpha_2 Size + \alpha_3 Lev + \alpha_4 Roa + \alpha_5 Growth + \alpha_6 Age + \alpha_7 Dual + \alpha_8 Share + \alpha_9 Inde + \alpha_{10} Ins + \alpha_{11} Opi + \alpha_{12} Lnfee + \sum Ind + \sum Year + \varepsilon \quad (2)$$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其中, 年报问询函(*Cl*)均值为 0.072, 说明样本期间有 7.2% 的上市公司收到沪深交易所的年报问询函。*Change* 均值为 0.123, 表明有 12.3% 的样本公司发生了审计师变更。样本中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Msa* = 1) 占比为 31.9%, 财务风险较大的公司(*Z\_score* = 1) 占比为 23.5%。其他各变量的分布均在合理范围内, 保证了本文数据的可靠性。

表 3 给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 Pearson 相关系数, 由表 3 可知, 被解释变量 *Change* 与解释变量 *Cl* 相关系数为 0.052, 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 初步支持了本文  $H_1$ 。计算的各个变量方差膨胀因子结果均低于 10, 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 (二) 多元回归分析

年报问询函与审计师变更的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表中第二列是审计师变更与年报问询函的回归结果, 第三列是在第二列基础上加上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不加控制变量的回归中, *Cl* 回归系数为 0.062, 加入控制变量后回归系数为 0.064。总体来看 *Change* 与 *Cl* 在 1% 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表明公司为了减少审计期望差距以及声誉损失, 会在下一年度更换审计师, 从另一个角度看, 面对年报问询函暴露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N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i>Change</i>	14500	0.123	0.328	0.000	0.000	1.000
<i>Cl</i>	14500	0.072	0.259	0.000	0.000	1.000
<i>Msa</i>	14500	0.319	0.466	0.000	0.000	1.000
<i>Z_score</i>	14500	0.235	0.424	0.000	0.000	1.000
<i>Size</i>	14500	22.254	1.307	19.971	22.070	26.248
<i>Leve</i>	14500	0.413	0.200	0.059	0.400	0.875
<i>Roa</i>	14500	0.072	0.113	-0.509	0.074	0.357
<i>Growth</i>	14500	0.148	0.353	-0.558	0.093	2.037
<i>Age</i>	14500	10.174	7.594	1.000	8.000	26.000
<i>Dual</i>	14500	0.287	0.452	0.000	0.000	1.000
<i>Share</i>	14500	0.341	0.145	0.085	0.322	0.737
<i>Inde</i>	14500	0.375	0.053	0.333	0.333	0.571
<i>Ins</i>	14500	0.381	0.239	0.000	0.387	0.877
<i>Opi</i>	14500	0.649	0.477	0.000	1.000	1.000
<i>Lnfee</i>	14500	8.296	6.691	0.000	13.122	15.607

的审计客户潜在风险, 审计师也会主动放弃续约, 从而导致公司审计师发生变更。假设 1 得到支持。

表 3 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Change	Cl	Size	Leve	Roa	Growth	Age	Dual	Share	Inde	Ins	Opi	Lnfee
Change	1.000												
Cl	0.052***	1.000											
Size	0.022**	-0.064***	1.000										
Leve	0.046***	0.056***	0.556***	1.000									
Roa	-0.049***	-0.175***	0.069***	-0.147***	1.000								
Growth	-0.011	-0.020**	0.015*	0.021**	0.231***	1.000							
Age	0.058***	0.017**	0.425***	0.338***	-0.107***	-0.091***	1.000						
Dual	-0.018***	0.027***	-0.194***	-0.130***	0.038***	0.058***	-0.24***	1.000					
Share	-0.013	-0.091***	0.188***	0.067***	0.143***	-0.055***	-0.030***	-0.029***	1.000				
Inde	0.006	0.031***	-0.011	-0.011	-0.020**	-0.002	-0.039***	0.121***	0.051***	1.000			
Ins	0.022***	-0.053***	0.498***	0.258***	0.048***	-0.046***	0.420***	-0.219***	0.354***	-0.04**	1.000		
Opi	0.252***	0.004	0.016*	0.020***	-0.041***	-0.077***	0.008	0.011	0.020**	0.013	0.042***	1.000	
Lnfee	0.096***	0.042***	0.086***	0.077***	-0.095***	-0.090***	0.082***	-0.008	0.005	0.020**	0.080***	0.051**	1.000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为验证假设 2 与假设 3, 本文分别将样本依据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公司财务风险进行分组。表 5 的 Panel A 报告了按照审计师行业专长分组之后的样本回归结果, 在列(1)和列(2)栏中, 在控制其他相关因素的情况下, 在审计师具有行业专长 ( $Msa = 1$ ) 一组中, 年报问询函 ( $Cl$ ) 系数为 0.007, 在审计师不具有行业专长分组回归中, 年报问询函系数为 0.052, 且在 1% 水平上显著。结果表明, 从审计需求方来看, 当公司审计师具备更高行业专长时, 公司相信审计师的专业技能足以应对证券交易所的问询监管, 因此即使公司收到证券交易所的年报问询函, 也不容易发生审计师变更行为, 而聘用不具有行业专长审计师的公司, 在收到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后会在下一年度选择更换审计师, 这与假设 2 预期一致。在表 5 的 Panel B 分组回归结果中, 列(3)和列(4)分别表示财务风险较小与财务风险较大样本中年报问询函对审计师变更的影响。在财务风险较小的公司, 审计师变更 ( $Change$ ) 和年报问询函 ( $Cl$ ) 回归结果不显著, 而在财务风险较大的一组,  $Cl$  系数为 0.055, 且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当公司财务风险较大时, 审计师变更与年报问询函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表明从审计供给方角度看, 审计师会将本身财务风险较大的公司收到证券交易年报问询函视为一种危险预警信号, 从而采取从此等高风险客户处退出的策略,  $H_3$  得到支持。

### 五、进一步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一) 进一步分析

考虑到不同年报问询函特征对于审计师变更的影响程度不同, 因此本文进一步选取年报问询函问题数量 ( $Cl\_num$ ) 以及是否需要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核查意见 ( $Cl\_acco$ ) 两个特征对审计师变更作进一步分析。年报问询函中包含问题数量越多, 表明公司存

表 4 年报问询函与审计师变更的回归结果

变量	Change	
Cl	0.062*** (5.93)	0.064*** (6.46)
Size		-0.006** (-1.97)
Lev		0.069*** (4.06)
Roa		-0.125*** (-5.12)
Growth		0.010 (1.40)
Age		0.002*** (5.55)
Dual		-0.010* (-1.67)
Share		-0.051** (-2.49)
Inde		0.055 (1.11)
Ins		0.044** (3.15)
Opi		0.506*** (47.28)
Lnfee		-0.013*** (-10.73)
Year/Ind	未控制	控制
Constant	0.118*** (39.37)	0.073*** (0.63)
N	14500	14500
Adj. R <sup>2</sup>	0.009	0.205

注: 括号内为 T 值;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下同。

在问题越多,隐藏的风险越严重,一方面审计师审核之后才进行披露的年报在证券交易所层层诘问下漏洞百出,公司对于审计师的专业技能持怀疑态度,因此会在下一年度更换审计师,另一方面,公司年报问询函暴露的公司漏洞越多,会向审计师发送公司存在更高风险的信号,审计师感知到的风险也越大,年报问询函揭露的公司潜在风险超过审计师可以接受的风险水平,审计师会选择主动辞聘,因此年报问询函涵盖问题越多的公司越容易发生审计师变更。因此,本文以当年收到的第一封年报问询函问题数量为解释变量,研究其对审计师变更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6第二列所示,年报问询函数量与审计师变更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交易所发放年报问询函包含的问题数量越多,公司越容易发生审计师变更。在交易所发放的年报问询函中,有些问询函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就问询函中相关事项作出说明,一方面表明问询函中反映的问题性质较为严重,另一方面年报问询函中明确要求审计机构在回函中就针对提出的问题做相关说明,这种“指名道姓”的监管机制,使得审计师面临的压力更大,因此审计师在提供审计服务时会保持更高的谨慎性,在评估审计投入与成本时会更加谨慎小心,更易发生审计师辞职的事件,公司发生审计师变更的可能性会加大。表6第三列为年报问询函是否要求审计机构发表核查意见的虚拟变量与审计师变更之间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具有“点名”性质的问询函  $Cl\_acco$  与审计师变更  $Change$  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当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中明确表示在回函时需要会计师事务所就相关事项发表意见时,审计师变更概率更高。

表5 年报问询函与审计师变更的分组回归结果

变量	Panel A:以审计师行业专长分类		Panel B:以公司财务风险分类	
	(1) 前任审计师具有行业专长	(2) 前任审计师不具有行业专长	(3) 上一期财务风险较大	(4) 上一期财务风险较小
<i>Cl</i>	0.007 (1.60)	0.052 *** (4.16)	0.055 ** (2.53)	0.025 (1.01)
<i>Size</i>	0.009 (1.56)	-0.011 *** (-2.69)	0.015 *** (1.97)	-0.009 *** (-2.58)
<i>Lev</i>	0.009 (0.27)	0.104 *** (4.54)	0.071 *** (1.46)	0.109 *** (5.07)
<i>Roa</i>	-0.098 ** (-2.37)	-0.104 *** (-3.33)	-0.324 *** (-5.01)	-0.098 *** (-3.58)
<i>Growth</i>	0.006 (0.52)	0.006 (0.66)	0.022 (1.49)	0.001 (0.10)
<i>Age</i>	0.002 *** (2.73)	0.002 *** (3.42)	0.003 *** (2.81)	0.002 *** (3.76)
<i>Dual</i>	-0.024 ** (-2.18)	-0.004 (-0.52)	-0.024 ** (-1.99)	-0.002 (-0.34)
<i>Share</i>	-0.023 (-0.59)	-0.058 ** (-2.11)	-0.056 (-1.26)	-0.040 (-1.63)
<i>Inde</i>	0.118 (1.29)	0.039 (0.58)	0.070 (0.64)	0.067 (1.12)
<i>Ins</i>	-0.019 (-0.72)	0.066 *** (3.55)	0.080 *** (2.76)	0.029 * (1.69)
<i>Opi</i>	0.615 *** (30.89)	0.453 *** (34.17)	0.463 *** (21.10)	0.526 *** (41.75)
<i>Lnfee</i>	-0.032 *** (-12.73)	-0.007 *** (-4.90)	-0.026 *** (-8.12)	-0.100 *** (-7.49)
Year/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0.168 (-0.74)	0.154 (1.00)	-0.741 (-2.19)	0.080 (0.63)
N	4627	9873	3408	11092
Adj. R <sup>2</sup>	0.252	0.194	0.232	0.193

表6 年报问询函特征与审计师变更的回归结果

变量	<i>Change</i>	
<i>Cl_num</i>	0.006 *** (6.86)	
<i>Cl_acco</i>		0.072 *** (6.66)
<i>Size</i>	-0.006 ** (-1.99)	-0.006 ** (-2.03)
<i>Lev</i>	0.067 *** (3.97)	0.071 *** (4.16)
<i>Roa</i>	-0.123 *** (-5.06)	-0.129 *** (-5.29)
<i>Growth</i>	0.011 (1.48)	0.011 (1.54)
<i>Age</i>	0.002 *** (5.47)	0.002 *** (5.49)
<i>Dual</i>	-0.010 * (-1.67)	-0.009 (-1.59)
<i>Share</i>	-0.050 ** (-2.44)	-0.049 ** (-2.44)
<i>Inde</i>	0.056 (1.12)	0.058 (1.17)
<i>Ins</i>	0.044 *** (3.18)	0.044 *** (3.15)
<i>Opi</i>	0.507 *** (47.36)	0.507 *** (47.34)
<i>Lnfee</i>	-0.013 *** (-10.72)	-0.013 *** (-10.68)
Year/Ind	控制	控制
Constant	0.073 (0.63)	0.074 (0.64)
N	14500	14500
Adj. R <sup>2</sup>	0.209	0.208

## (二)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第一,为了解决样本自选择问题,以收到年报问询函的样本为处理组,通过 1:1 放回进行近邻匹配得到相应的对照组,然后将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7 列(1)所示,审计师变更与年报问询函仍显著正相关,表明本文回归结果依然稳健。第二,收到问询函的公司发生审计师变更概率更高,而发生审计师变更的公司收到交易所问询函可能性更大,从而导致审计师变更与问询函互为因果关系。为了解决两者互为因果关系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实证结果如表 7 列(2)所示,  $Cl$  系数为 0.068,在 1% 水平上显著,本文主要结论保持不变。第三,为了进一步测试  $H_2$  与  $H_3$  实证结果的稳定性,本文分别使用是否为“四大”审计和经行业年度均值调整后的三年资产收益率计算的公司风险承担水平作为是否具有审计师行业专长和公司破产风险的替代变量进行分组检验<sup>[25]</sup>,替代后结果分别如表 7 列(3)和列(4)所示,结论与前文基本一致, $H_2$  和  $H_3$  得到支持。

表 7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PSM 回归检验	(2)解释变量滞后 一期回归检验	(3)审计师行业专长的 替代变量检验结果		(4)公司财务风险替代 变量检验结果	
			“四大”	非“四大”	财务风险较大	财务风险较小
$Cl$	0.049 *** (2.95)	0.068 *** (6.91)	0.012 * (1.71)	0.076 *** (2.92)	0.079 *** (5.04)	0.045 (1.62)
$Size$	-0.014 *** (-4.58)	-0.006 ** (-2.22)	-0.002 (-1.22)	-0.011 *** (-2.69)	-0.011 ** (2.31)	-0.008 ** (-2.26)
$Lev$	0.087 *** (5.13)	0.064 *** (3.82)	0.006 (0.56)	0.054 ** (2.24)	0.070 *** (2.63)	0.097 *** (4.68)
$Roa$	-0.126 *** (-5.21)	-0.046 * (-1.89)	0.000 (0.00)	-0.090 *** (-2.74)	-0.052 *** (-3.05)	-0.093 (-1.57)
$Growth$	0.012 (1.56)	0.014 * (1.83)	0.007 * (1.72)	0.025 ** (2.17)	0.007 (3.66)	0.002 (0.78)
$Age$	0.002 *** (5.42)	0.002 *** (5.81)	0.001 ** (2.28)	0.001 (1.27)	0.002 *** (3.10)	0.002 *** (3.03)
$Dual$	-0.010 (-1.64)	-0.004 (-0.67)	-0.001 ** (-0.15)	-0.012 (-1.46)	-0.014 (-1.38)	-0.004 (-0.56)
$Share$	-0.053 *** (-2.63)	-0.028 ** (-1.37)	-0.007 (-0.64)	-0.024 (-0.82)	-0.053 (-1.54)	-0.036 (-1.39)
$Inde$	0.038 (0.77)	0.054 (1.10)	-0.026 (-0.91)	0.143 ** (1.98)	-0.006 (-0.07)	0.043 (0.71)
$Ins$	0.025 * (1.80)	0.018 (1.31)	-0.004 (-0.53)	0.011 (0.55)	0.007 (0.29)	0.035 ** (2.00)
$Opi$	0.537 *** (47.61)	0.353 *** (31.15)	0.972 *** (172.44)	0.011 (0.48)	0.558 *** (31.04)	0.591 *** (40.05)
$Lnfee$	-0.011 *** (-8.47)	-0.019 *** (-9.61)	-0.025 *** (-14.33)	-0.000 (-0.03)	-0.011 *** (-4.82)	-0.007 *** (-4.45)
Year/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0.165 (1.43)	0.142 (1.24)	-0.310 *** (-5.37)	0.449 * (1.72)	0.141 (0.90)	-0.038 (-0.20)
N	1902	11298	5749	8751	4905	9419
Adj. R <sup>2</sup>	0.178	0.423	0.970	0.091	0.236	0.211

## 六、结论性评述

本文以 2015—2019 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交易所发布的年报问询函对审计师变更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年报问询函会提高公司审计师变更的概率。进一步地从审计供给方和审计需求方研究年报问询函与审计师变更之间的关系发现:年报问询函会导致不具备审计师行业专长的审计师发生

变更,另外,风险较大的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更易导致审计师变更。此外,公司收到的年报问询函如果包含问题数量多,或者明确表明需要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核查意见,则公司发生审计师变更行为的概率会显著提高。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一方面,审计师面对交易所问询函时无论是采取增加审计投入还是提高审计收费抑或是直接从高风险客户处退出的策略,都说明问询函具有一定的甄别风险效果,对审计师工作起到“吹哨者”的风险预警作用,因此交易所可以尝试通过积极完善问询函的监管机制达到充分发挥其自身一线监管职能的目的。另一方面,审计师变更属于资本市场重要的契约重构行为,交易所不仅要加强对收到问询函的公司发生审计师变更的信息披露,对于其他原因导致审计师变更的公司也应该及时跟进追踪,防止不明缘由的审计师变更对审计师的独立性造成一定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第一,本文首次将审计需求方以及审计供给方结合起来研究年报问询函对审计师变更的影响,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在交易所监管问询情况下,客户与审计师关系重构主要是以客户解聘为主还是以审计师主动的辞聘行为为主;第二,本文研究交易所问询函对审计师变更产生的影响,主要以风险规避为主要的逻辑分析线,而如果经审计师审核之后的年报在交易所问询函“层层诘问”之下也有可能引发同行互查制度下的审计师变更以及证券交易所直接点名的更换,因此对于问询函导致审计师变更的原因可以进行深层次的研究;第三,对于问询函对于审计师变更的影响,在进一步分析中,本文仅仅选取问询函包含问题数量和是否需要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核查意见研究其对审计师变更的影响,未来研究可拓展至问询函其他特征对于审计师变更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1] 殷红. 年报问询监管、审计风险与审计定价——基于锚定效应理论的视角[J]. 中国注册会计师,2019(12):22-29.
- [2] Bozanic Z, Dietrich J R, Johnson B A. SEC comment letters and firm disclosur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017, 36(3):337-357.
- [3] Brown S V, Tian X L, Jenny W T.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SEC comment letters on qualitative corporate disclosure: Evidence from the risk factor disclosure[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18, 35(2):622-656.
- [4] Cunningham L M, Johnson B A. The switch up: An examination of changes in earnings management after receiving SEC comment letters[R]. Working Paper, 2018.
- [5] 陈运森, 邓祎璐, 李哲. 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的有效性研究: 基于财务报告问询函的证据[J]. 管理世界, 2019(3):169-208.
- [6] 刘柏, 卢家锐. 交易所一线监管能甄别资本市场风险吗? ——基于年报问询函的证据[J]. 财经研究, 2019(7):1-15.
- [7] Kubick T R, Lynch D P, Mayberry M A, et al. The effects of regulatory scrutiny on tax avoidance: An examination of SEC comment letter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6, 91(6):1751-1780.
- [8] 张俊生, 汤晓建, 李广众. 预防性监管能够抑制股价崩盘风险吗——基于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研究[J]. 管理科学学报, 2018(10):112-126.
- [9] 刘程. 证券交易所监管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问询函的异质性分析[J]. 南方金融, 2019(12):65-75.
- [10] 聂萍, 潘再珍. 问询函监管与大股东“掏空”——来自沪深交易所年报问询的证据[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9(3):91-103.
- [11] 陈运森, 邓祎璐, 李哲. 非行政处罚性监管能改进审计质量吗? ——基于年报问询函的证据[J]. 审计研究, 2018(5):82-88.
- [12] 彭雯, 张立民, 钟凯, 等. 监管问询的有效性研究: 基于审计师行为视角分析[J]. 管理科学, 2019(4):17-30.
- [13] 陈硕, 张然, 陈思. 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影响了审计收费吗? ——基于沪深股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经济经纬, 2018(4):158-164.
- [14] 沈萍, 景瑞. 年报问询函、审计定价与审计延迟[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20(2):1-10.
- [15] Gietzmann M B, Pettinicchio A K. External auditor reassessment of client business risk following the issuance of a comment letter by the SEC[J].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 2014, 23(1):57-85.
- [16] 米莉, 黄婧, 何丽娜. 证券交易所非处罚性监管会影响审计师定价决策吗? ——基于问询函的经验证据[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9(4):57-65.



- [17]陶雄华,曹松威. 证券交易所非处罚性监管与审计质量——基于年报问询函信息效应和监督效应的分析[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9(2):8-18.
- [18]陈运森,邓祎璐,李哲. 非处罚性监管具有信息含量吗? ——基于问询函的证据[J]. 金融研究,2018(4):155-171.
- [19]李琳,张敦力,夏鹏. 年报监管、内部人减持与市场反应——基于深交所年报问询函的研究[J]. 当代财经,2017(12):108-119.
- [20]Hennes K M, Leone A J, Miller B P. Determinants and market consequences of auditor dismissals after accounting restatement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4, 89(3):1051-1082.
- [21]Owhoso V E, Messier W F, Lynch J G. Error detection by industry-specialized teams during sequential audit review[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2, 40(4):883-900.
- [22]吴芃,吴奕劼,陈天平. 财务重述会导致企业选择更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吗? ——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证据[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7(5):30-41.
- [23]熊雪梅,黄轩昊,潘临. 战略变革会引起审计师变更吗?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9(6):58-67.
- [24]刘笑霞,阳金云,狄然. 公司避税活动对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影响[J]. 审计研究,2019(4):75-82.
- [25]施燕平,刘娥平. 产权性质、风险承担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J]. 华东经济管理,2019(1):119-128.

[责任编辑:黄燕,王丽爱]

## Will Inquiry Supervision Lead to Auditor Change? A Research on Inquiry Letter of Annual Report of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SHEN Ping, JING Rui

(School of Accounting,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73002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5 to 2019,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 of inquiry let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ird-party service supplier—the auditor. It is found that the auditor changes are more likely to occur after the company receives the inquiry letter of 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exchange. Further analysis of auditor chan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udit supplier and audit demander shows that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 of annual report inquiry letter is more likely to lead to the change of auditors who do not have industry expertise, and the company with higher risk is more likely to change the auditor after receiving the letter. Finally, we analyze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annual report inquiry, and find that the more the number of problems included in inquiry letter of annual report and the need for audit firms to express their verification opinions, the higher the possibility of auditor change. The conclusion enriches the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inquiry letter, and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reconstruction between auditors and customers.

**Key Words:** annual report inquiry letter; auditor change; auditor industry expertise; financial risk; audit opinion; regulatory mechanism; audit pricing